

严译名著丛刊

天演论

[英] 赫胥黎著 严复译

商务印书馆

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严译名著丛刊

天演论

〔英〕赫胥黎著

严复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65

1981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4千

印数 11,000册 印张 3 1/2 插页 2

定价：0.80元

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

严复(1853—1921)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失败之后，严复埋头译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

严复译作生活，集中在戊戌以后，辛亥之前十二三年间。自1898年首译赫胥黎《天演论》，至1909年译出耶方斯《名学浅说》，其间还译有：亚当·斯密：《原富》(1902年)、斯宾塞：《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年)、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年)、约翰·穆勒：《名学》(1905年)六种，共是八种。其中《天演论》，初为沔阳卢氏慎始斋木刻，《原富》为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印行，《群学肄言》系文明编译书局出版，《穆勒名学》是金陵金粟斋木刻，其余四种皆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上述四种经征得原出版家同意，也归商务印书馆再版，乃于1931年汇为“严译名著丛刊”问世。

严复的译作，除上述八种外，尚有外人论述中国问题的书两种：密克：《支那教案论》(原著1892年出版，译书在稍后不久)和卫西琴：《中国教育议》(1914年译)。这两本书不是出自名家，影响所及远非前述八种可比，所以，一般不为人所称道，商务印书馆也未收入“丛刊”。

严复翻译的理论和方法，概述在他译《天演论》一书的“译例言”中。严复首倡的“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就是在这里提出的。从严译的实际来看，多是意译，不采直译，难于按原文字比句次加以对照。严复往往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发抒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字样，可以判明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明，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严复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的著述，尽管有些原著已经另有现代汉语译本，但是严译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非新译所可替代。

严复的译品，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和中国翻译史的重要资料。鉴于这些书籍久已绝版，无从购置，而图书馆藏书利用，又诸多不便，为应海内外学人研究需用，现将严译八种中的六种按“严译名著丛刊”1931年版重行排印问世，其余穆勒《名学》和耶方斯《名学浅说》两种，按三联书店1959年版重印刊行。

这次重印严译八种，曾向学术界广泛征询意见，多蒙各界学人大力赞助、支持。杭州大学教授严群先生，对我馆重印其从祖严复遗作，尤为欣兴，竟不顾年高卧病，为重印本作序，令人感佩！谨此致谢。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严译名著丛刊”1931年版书前撰有“例言”，交代编事。严译名著在分别出单行本时，有严复译序和请人作的序文，1931年版皆照收。三联书店1959年出的两种，他们去掉原编的例言，附有他们的“出版说明”。为便于读者了解译本原貌和编译所编书体例，这个重印本对所有附件均原样照排，不作任何删节。严复为《天演论》一书写的“译例言”，1931年版只收在

《天演论》内，其他七种未收。

三联书店 1959 年出的两种，在编排体例上已按通行编排改动，这次重印，悉照他们的版本，不再变动。其余六种重印本在编排体例上有较大改动。一是改直排为横排，繁体字改简化字。二是请了好几位专业人员对版本加以校勘，改正了若干明显的讹错或误植，并改断句为新式标点。点校的同志特别向编辑部申明，限于水平，容有点破之误，敬请读者指正。三是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鉴于严译的专名和术语与当时通行的译名不一，在书末附有“译名表”，间有一些注释，现利用重排的机会，将这些译名对照和注文，分别移为脚注，俾便于查考。遇有 1931 年版当时通行的译名与现行译名又有变化，由点校的同志随手订正，但未再标明是改注，以免烦琐。四是原著者和译者的注释，1931 年版将其置于天眉，现一律移为脚注。为辨明注文出自何手，分别在注文后面标明“著者注”、“译者注”、“原编者注”（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次重排本，我们以编者名义加的脚注和点校者的注极少，也均标出。

严译八种，涉及好几门学科，加之译文古奥，要切合现在一般读者阅读，还需做更多的编注工作。现在这个重排本，远不能令人满意，敬请广大读者多加批评指正，容我们以后再出订本。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序

梁任公谓先几道先生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此语可谓千古定论。先生之歿于今甲子周矣。吾国学人致力译事来者方多，犹奉“信”“达”“雅”为圭臬。先生尝云：“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达者非字比句次之谓也，要能深解原文义旨而以译文出之；译文习用之字汇、成语，必求其吻合原文而后可。斯则非精通原文与所译之文无能为役，此译事之始基也。进则诚通原文之学，非只解原文之内容已也。论者谓先生所译书再世犹不泯，即此之故耳。古人曰“修辞立诚”；又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先生以是三者为译事楷模。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译文渺不可得；译人即义定名，犹忌牵合，毫厘千里滋可惧也。综观先生所译书，该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名学（逻辑），其博后人罕能企及。余小子不肖，尤为愧悚。海内贤达幸有以教之。

庚申仲秋 从孙严群谨识

严译名著丛刊例言

一 严几道先生所译各书，向由本馆出版，久已风行海内，兹特重加排印，汇成一套，并将严先生之译著，向由他处出版者，亦征得原出版处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备。并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购置，尤便收藏。

二 本丛刊共分八种，乃辑合严先生所翻译之著作而成，至严先生之著作，不属于译本之内者均未辑入。

三 严先生之译名，为力求典雅故，多为读者所不能明了，且与近日流行之译名不尽同。本丛刊在每册之末，均附有译名对照表，一面将原文列出，一面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了。

四 凡书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别注明，以便读者易于查考。

五 书中各名词之用音译者，则将其原文引出，以便读者知其音译之本字为何。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谨识

吴汝纶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挚乎质力聚散之义，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①、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

① 竺乾，即天竺，印度的古称。——原编者注

《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渝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渝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休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僻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渝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

译《天演论》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撫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覩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

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来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来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教子孙之童昏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

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诡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龂龂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逐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

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间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已，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逐译之本心矣。

一、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沔阳卢君木

斋借钞，劝早日付梓。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僥幸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緒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天演论篇目

卷上 导言十八篇

察变第一	1
广义第二	5
趋异第三	8
人为第四	12
互争第五	15
人择第六	17
善败第七	19
乌托邦第八	20
汰蕃第九	23
择难第十	25
蜂群第十一	26
人群第十二	28
制私第十三	30
恕败第十四	33
最旨第十五	34
进微第十六	38
善群第十七	42
新反第十八	44

卷下论十七篇

能实第一	49
忧患第二	51
教源第三	53
严意第四	57
天刑第五	59
佛释第六	61
种业第七	63
冥往第八	65
真幻第九	67
佛法第十	71
学派第十一	75
天难第十二	81
论性第十三	83
矫性第十四	85
演恶第十五	87
群治第十六	90
进化第十七	93

天演论^①上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②，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③大将恺彻^④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入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⑤，或东起北海^⑥，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蟻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

① 《天演论》本书原名 *Evolution and Ethics*. *Evolution* 一词，严氏译为天演，近人撰述，多以进化二字当之。赫胥黎于本书“导言二”中，实尝有一节立 *Evolution* 之界说，谓为初指进化而言，继则兼包退化之义。严氏于此节，略而未译，然其用天演二字，固守赫氏之说也。*Ethics* 一词，今时通译为伦理学。——原编者注

② 英伦之南 *Southern Britain*. ——原编者注

③ 罗马 *Rome*. ——原编者注

④ 恺彻 *Cæsar, Gaius Julius*. 今通译恺撒。生西元前 100 年，卒 44 年。——原编者注

⑤ 西洋 *Atlantic Ocean*. 今通译大西洋。——原编者注

⑥ 北海 *North Sea*. ——原编者注

谁耶！英之南野，黄芩^①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②，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羸蚌脱壳积叠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羸蚌者胡从来乎？沧海扬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殮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③，曰天择^④。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

① 黄芩 *Amarella Gentians.* ——原编者注

② 蜃灰 Chalk. 白垩也。——原编者注

③ 物竞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今通译生存竞争。——原编者注

④ 天择 Selection. 今通译天然淘汰。——原编者注

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①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②。达著《物种由来》^③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④、爵弗来^⑤，德人方拔^⑥、万俾尔^⑦，英人威

① 斯宾塞尔 Spencer, Herbert. 今通译斯宾塞。生 1820 年，卒 1903 年。英之哲学名家。——原编者注

②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生 1809 年，卒 1882 年，英人。——原编者注

③ 物种由来 Origin of Species. 马君武有汉文译本，名达尔文物种源始。——原编者注

④ 兰麻克 De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今通译拉马克。生 1744 年，卒 1829 年。法国动物学名家。——原编者注

⑤ 爵弗来 Geoffroy, Saint-Hilaire, Étienne. 今通译若弗卢瓦，生 1772 年，卒 1844 年。法国博物学名家。自 1795 年，已疑所谓物种为同样体型起各种变化所成。至 1828 年，乃著论谓生物自有生以来，不常保守其原形；而变化之重要原因，则属于生活境遇之差异也。——原编者注

⑥ 方拔 Buck, von. 生 1774 年，卒 1853 年。德国人。地质学名家及博物学家。尝立物种徐缓变化之说，见其所著《加那列群岛记》(Description Physique des îles Canaries)第一四七页。此书在一八三六年刊行。——原编者注

⑦ 万俾尔 Baer, Karl Ernst von. 今通译封·贝尔，生 1792 年，卒 1876 年。德国人。动物学名家。——原编者注

里士^①、格兰特^②、斯宾塞尔、倭恩^③、赫胥黎，皆生学^④名家，先后间出，自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⑤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兽人之间，衔接连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故赫胥黎谓，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歌白尼^⑥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歌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⑦，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

① 威里士 Wells, William Charles. 1813 年发表论文，明认天择原理，是为天择说之始。——原编者注

② 格兰特 Grand. 英人。一八二六年格氏作文论绿色海棉 (Spongilla)，谓物种乃自其他物种所下传，且因变更之进行，以得改良。见爱丁堡哲学杂志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 第十四卷第二八三页。——原编者注

③ 倭恩 Owen, Sir Richard. 今通译欧文，生 1804 年，卒 1892 年。英国人。动物学家。解剖学名家。1859 年著论言今日物种虽殊别，实皆自一体递分而来，其说以物种之地理分布为重要根据。——原编者注

④ 生学 Biology. 今通称生物学。——原编者注

⑤ 创造 Creation. ——原编者注

⑥ 歌白尼 Copernicus, Nikolaus. 今通译哥白尼。生 1473 年，卒 1543 年。波兰人。天文学名家。近世自然科学之前驱者。——原编者注

⑦ 天人会通论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 今译综合哲学提纲。其第一书名 First Principles (第一原理)，第二书名 Principles of Biology (生物学原理)，第三书名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原理)，第四书名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社会学原理)，第五书名 Principles of Ethics (伦理学原理)。——原编者注

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①。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达尔文生嘉庆十四年，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导言二 广义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运当然也，会乃大异。假由当前一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妙，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乃奠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说滥觞隆古，而

① 不佞近译《群学肄言》一书，即其第五书中之一编也。——译者注

大畅于近五十年，盖格致学精，时时可加实测故也。且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濛涭胶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浊下凝；又或言抟土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蠙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逆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甚美，而无如其言之虚实，断不可证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衔接微分而来。又有一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设施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姑就生理治功一事，模略言之，先为导言十余篇，用以通其大义。虽然，隅一举而三反，善悟者诚于此而有得焉，则筦秘机之扃钥者，其应用亦正无穷耳！

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谓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普刺斯^①，

^① 涅普刺斯 Nebula. 今通称星云。——原编者注

布濩六合，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由通吸力收摄成殊，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则日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进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徐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物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①，由质点内力甚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羌而不精之谓，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由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后义完也。物至于画，则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

① 此流字兼飞质而言。——译者注

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①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普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肺成血，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②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导言三 趋异

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之植物对。生类者，有质之物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有质可称量之物

① 即化学亲和力。——原编者注

② 涅伏俗曰脑气筋。——译者注

涅伏 Nerve. 今通称神经。——原编者注

也，合之无质不可称量之声、热、光、电诸动力，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气质而已。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体、官理、知觉、运动，而形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为生类之最贵也。虽然，人类贵矣，而其为气质之所囚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有生之类莫不同也。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代异矣，而寒暑、燥湿、风水、土谷，洎夫一切动植之伦，所与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相得者亨，不相得者困；相得者寿，不相得者殃，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不相得者将亡，而相得者生而独传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今夫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寢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底也。而地方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踰。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传衍，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獲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何则？得者只一，而失者终有徒也。此物竞争存之论所以断然乎无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于异者非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使奉生之物，恒与生相副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复案：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今如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

其万一者也。英国计学家^①马尔达^②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③，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生子最稀，莫逾于象，往者达尔文尝计其数矣。法以牝牡一双，三十岁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间经数，各生六子，寿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年，当得见象一千九百万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陆，约为方迷卢^④者五十一兆。今设其寒温相若，肥埆又相若，而草木所资之地浆、日热、炭养^⑤、亚摩尼亚^⑥莫不相同，如是而设有一树，及年长成，年出五十子，此为植物出子甚少之数，但群于随风而扬，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为不疏，如是计之，得九年之后，遍地皆此种树，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臆造之言，有名数可稽，综如下式者也。

每年实得木数		
第一年以一枚木出五十子	二五〇	
一	二	
第二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	二五〇〇	

① 计学家即理财之学。——译者注。Economist. 今通称经济学家。——原编者注

② 马尔达 Malthus, Thomas Robert. 今通译马尔萨斯。生 1766 年，卒 1834 年。英国人。经济学名家。著《人口论》(Principle of Population)。——原编者注

③ 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原编者注

④ 迷卢 Mile. 今通译英里，或哩；合我国 2.794 里。——原编者注。按我国现制，合 3.2187 市里。——原编者注

⑤ 炭养今名二氧化碳气。——原编者注

⑥ 亚摩尼亚 Ammonia. ——原编者注

二 三

第三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一二五〇〇〇

三 四

第四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六二五〇〇〇〇

四 五

第五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 六

第六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 七

第七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七八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 八

第八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三九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 九

第九年以(五〇)枚木出(五〇)子=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而 英方尺

英之一方迷卢=二七八七八四〇〇

故五一〇〇〇〇〇〇方迷卢=一四二一七九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相减得不足地面=五三一三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夫草木之蕃滋，以数计之如此，而地上各种植物，以实事考之又如彼，则此之所谓五十子者，至多不过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独存众亡之故，虽有圣者莫能知也，然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此达氏所谓物竞者也。竟而独存，其故虽不可知，然可微拟而论之也。设当群子同入一区之时，其中有一焉，其抽乙独早，虽半日数时之顷，已足以尽收膏液，令余子不复长成，而此抽乙独早之故，或辞枝较先，或苞膜较薄，皆足致然。设以膜薄而早抽，则他日其子，又有膜薄者，因以竞胜，如此则历久之余，此膜薄者传为种矣。此达氏所谓天择也。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

必虔剗腋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导言四 人为

前之所言，率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在深山广岛之中，或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人迹，抑前经垦辟而荒弃多年，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远，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矣此地之荒秽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也。忽一旦有人焉，为之铲刈秽草，斩除恶木，缭以周垣，衡纵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橘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别矣。此垣以内者，不独沟塍阑楯，皆见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经意匠，正不得谓草木为天工，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皆人为焉无可耳。第斯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护葺，日事删除，夫而后种种美观，可期恒保。假其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将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躡之，虫豸为之蠹，莓苔速其枯，其与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交萦，或因飞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目，旧主人手足

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战胜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为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予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业，谓之功，而通谓之曰人事。自古之土铏洼尊，以至今之电车、铁舰，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夺天工，其说固非皆诞，顾此冒衫横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

复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为其地最宜之种。此说固也。然不知分别观之则误人，是不可以不论也。赫胥黎氏于此所指为最宜者，仅就本土所前有诸种中，标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说自不可易，何则？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故也。然使是种与未经前有之新种角，则其胜负之数，其尚能为最宜与否，举不可知矣。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绵遙，则新种易通。其为物竟，历时较久，聚种亦多。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在内地，而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竟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闻入，新竟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譬如美洲

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聚族蕃生。澳洲及新西兰^①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剋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剋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则中国之蕃薯蓣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此见诸史传者也。南美之番百合，西名哈敦^②，本地中海东岸物，一经移植，今南美拉巴拉达^③往往蔓生数十百里，弥望无他草木焉。余则由欧洲以入印度、澳斯地利，动植尚多，往往十年以外，遂遍其境，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迁地而良如此，谁谓必本土固有者而后称最宜哉？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④之甘穆斯噶加^⑤，前土民数十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竟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① 新西兰 New Zealand. 在澳洲东南。——原编者注

② 哈敦 Cardoon. 今通称毛薑。——原编者注

③ 拉巴拉达 La Plata. 南美阿根廷国境内地名。——原编者注

④ 伯林海 Bebling Sea. 今通译白令海。在亚洲东北角与北美洲西北角间。——原编者注

⑤ 甘穆斯噶加 Kamchatka. 今通译堪察加。半岛名。东临白令海。——原编者注

导言五 互争

难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矣。夫名学^①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盾，互相抵牾，是果僻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岂名学之理，有时不足信欤？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征诸事实。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不出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之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而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力以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是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已。倘治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久之余，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事所必至，无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铁桥，沿河石隄，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趾微摇。且凉热涨缩，则筭缄不得不松；雾淞潜滋，则锈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隄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久长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而务成业建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返始而后快者，不独前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重，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盍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

① 名学 Logic. 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原编者注

而左右相距。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

复案：于上二篇，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如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斯宾塞之言曰，人当食之顷，则自然觉饥思食。今设去饥而思食之自然，有良医焉，深究饮食之理，为之程度，如学之有课，则虽有至精至当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藉也。物莫不慈其子姓，此种之所以传也。今设去其自然爱子之情，则虽深谕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类其灭久矣。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其事弥重，其情弥殷。设弃此自然之机，而易之以学问理解，使知然后为之，则日用常行，已极纷纭繁赜，虽有圣者，不能一日行也。子是难者曰：诚如是，则世之任情而过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于过，其始必为其违情。饥而食，食而饱，饱而犹食；渴而饮，饮而滋，滋而犹饮，至违久而成习。习之既成，日以益痼，斯生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习，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则乌能过乎？学问之事，所以范情，使勿至于成习以害生也。斯宾塞任天之说，模略如此。

导言六 人择^①

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皆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己。至于人治则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请申前喻。夫种类之孳生无穷，常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杂投数十百本牙蘖其中，争求长养，又有旱涝风霜之虐，耘其弱而植其强。洎夫一木独荣，此岂徒坚韧胜常而已，固必具与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后翹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争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独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现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观之，不必其至美而适用也。是故人治之兴，常兴于人类之有所择。譬诸草木，必择其所爱与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牛羊勿践履；旱其溉之，霜其苦之，爱护保持，期于长成繁盛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也，使其果实材荫，常有当夫主人之意，则爱护保持之事，自相引而弥长，又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其始初，则主人之庇，亦可为此树所长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使所治之园，处大河之

① 人择 Artificial selection. 今通译人为淘汰。——原编者注

滨，一旦刍茭不属，虑殚为河，则主人于斯，救死不给，树乎何有？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芳草而外，无物能生。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则此木亦未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天人之际，其常为相胜也若此。所谓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盖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而必赖天行之力，而后有以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物种相刃相刺，又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譬如树艺之家，果实花叶，有不尽如其意者，彼乃积摧其恶种，积择其善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竟也，竟宜于天；后之竟也，竟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以消，善日以长，其得效有回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谓人择。人择而有功，必能尽物之性而后可。嗟夫！此真生聚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复案：达尔文《物种由来》云：人择一术，其功用于树艺牧畜，至为奇妙。用此术者，不仅能取其种而进退之，乃能悉变原种，至于不可复识。其事如按图而索，年月可期。往尝见撒孙尼^①人击羊，每月三次置羊于几，体段毛角，详悉校品，无异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术要在识别微异，择所祈向，积累成著而已。顾行术最难，非独具手眼，觉察毫厘，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难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习，数稔之间，必致巨富。欧洲羊马二事，尤彰彰也。间亦用接构之法，故真佳种，索价不貲，然少得效。效者须牝牡种近，生乃真佳，无反种之弊。牧畜如此，树艺亦然，特其事差易，以进种略骤，易于抉择耳。

^① 撒孙尼 Saxony. 今通译萨克森。——原编者注

导言七 善败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满载一舟，到澳洲南岛达斯马尼亚所^①，弃船登陆，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莫有同者。此数十百民者，筚路褴缕，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于是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动植之伦，亦以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顾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而仅存，或大胜而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何如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推选赏罚之约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族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得渐化相安，转为吾用。设此数十百民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糜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旧种者，得因以为利，灭亡之祸，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蔬、牛羊，或

① 澳士大利亚南有小岛。——译者注

达斯马尼亚 Tasmania. 今通译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洲南端之一大岛。——原编者注

以无所托庇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者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不知自致于最宜，用不为天之所择，可也。

复案：由来垦荒之利不利，最覩民种之高下。泰西自明以来，如荷兰，如日斯巴尼亚^①，如蒲陀牙^②，如丹麦^③，皆能浮海得新地。而最后英伦之民，于垦荒乃独著，前数国方之，瞠乎后矣。西有米利坚^④，东有身毒，南有好望新洲^⑤，计其幅员，几与欧洲埒。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无垦土，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之旧无垦地，正坐此耳。法于乾、嘉以前，真霸权不制之国也。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闻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擒获，被驱斥也。悲夫！

导言八 乌托邦^⑥

又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聰明智慮之出

① 日斯巴尼亚 Hispania. 即西班牙。——原编者注

② 蒲陀牙 Portugal. 即葡萄牙。——原编者注

③ 丹麦 Denmark. ——原编者注

④ 米利坚 America. 今通译亚美利加。——原编者注

⑤ 好望新洲 Cape of Good Hope. 今通译好望角。——原编者注

⑥ 乌托邦 Utopia. 犹言理想国。第十六世纪初年，莫尔(More)氏著书言 Utopia 为政法尽美之国。实无其地，特虚拟耳。——原编者注

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而为众所推服。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为天行之所胜。是为君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无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园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以害其草木者，匪不芟夷之，剿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竟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于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所尊显选举以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花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遂其生，勿虞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凋，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乾水溢，则为致瀦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途、桥梁、漕挽、舟车，致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医疗药物，所以救民之厉疾夭死也；为以刑狱禁制，所以防强弱愚智之相欺夺也；为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族强邻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其宜，务使民之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人自足恃者，日以益多。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

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皞皞，凡其国之所有，皆足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见，而惟人治为独尊，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而至一草木一禽兽之微，皆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错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驯至于各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为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

复案：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识卑下。故当明嘉、隆间，得斐立白第二^①为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据南美，而欧洲亦几为所混一。南洋吕宋^②一岛，名斐立宾^③者，即以其名名其所得地也。至万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继体之人，庸暗选懦，国乃大弱，尽失欧洲所已得地。贫削饥馑，民不

① 斐立白第二 Philip II. 今通译腓力第二。西班牙王。生 1527 年，卒 1598 年。

——原编者注

② 吕宋 Luzon. ——原编者注

③ 斐立宾 Philippine. 今通译菲律宾。——原编者注

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①当国，精勤二十余年，而国势复振。然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国又大弱。虽道咸以还，泰西诸国，治化宏开，西班牙立国其中，不能无所淬厉，然至今尚不足为第二等权也。至立政之际，民智汙隆，难易尤判。如英国平税一事，明计学者持之盖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国民抵死不悟故也。后议者以理财启蒙诸书，颁令乡塾习之，至道光间，阻力遂去，而其令大行，通国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

导言九 汰蕃

虽然，假真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然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大乱之后，景物萧寥，无异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洎新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子孙，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孳生，不足则争，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故治愈隆则

^① 查理第三 Charles III. 西班牙王。生 1716 年，卒 1788 年。——原编者注

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愈速。且德智并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胜之，如是经十数传、数十传以后，必神通如景尊^①，能以二馒头哺四千众而后可。不然，人道既各争存，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天行用，所谓郅治之隆，乃儻然不终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伏于人治之大成，此诚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设前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回之术，则就理所可知言之，无亦二途已耳：一则听其蕃息，至过庶食不足之时，徐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食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使无有过庶之一时。由前而言其术，即今英伦、法、德诸邦之所用。然不过移密就疏，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术，格致之学，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将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难者也。于是议者曰：“是不难，天下有驟视若不仁，而其实则至仁也者。夫过庶既必至争矣，争则必有所灭，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莫于此之时，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圣人治民，同于园夫之治草木，园夫之于草木也，过盛则芟夷之而已矣，拳曲臃肿则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养，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痴、残疾、颠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

^① 景尊第五世纪时，基督教中因叙利亚之聂斯托利(Nestorius)氏，主张基督两性分离说，引起争端，而造成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唐初，传入中国，称景教者，即其一支。严氏常用景教一词，名基督教，而用景尊二字称耶稣。——原编者注

接新约福音记耶稣以七小饼数小鱼，食四千余众。是此段比喻之所本。惟此乃严氏所增，原书无之。——原编者注

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才桀之子孙，此真至治之所期，又何忧乎过庶？”主人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复案：此篇客说，与希腊亚利大各^①所持论略相仿。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旧行之：民欲婚嫁者，须报官验明家产及格者，始为胖合。然此令虽行，而俗转淫佚，天生之子满街，育婴堂充塞不复收，故其令寻废也。

导言十 择难

天演家用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执左契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肖其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今吾术既用之草木禽兽而大验矣，行之人类，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说虽若骇人，然执其事而责其效，则确然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荒立国，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人人，犹人人之出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乃可独行而独断也。果能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为独为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之主治也可，托之择种留良也亦可。而不幸横览此五洲六十余国之间，为上下其六千余年之纪

① 亚利大各 Aristocles，即柏拉图。——原编者注

载，此独知前识，迈类逾种，如前比者，尚断乎未尝有人也。且择种留良之术，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汙、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也已^①。且欲由此术，是操选政者，不特其前识如神明，抑必极刚戾忍决之姿而后可。夫刚戾忍决诚无难，雄主酷吏皆优为之。独是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必不可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心思才力为之，亦将不可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从来人种难分，比诸飞走下生，奚翅什伯。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戚党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载其功。吾知聚百十儿童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抉择，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断决，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导言十一 蜂群

故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杳不可得，则所谓择种之术不可行。

^① 按原文用白鸽欲为施白来。^{*} 施，英人。最善畜鸽者，易用中事。——译者注

* 施自来 Sir John Sebright. —— 原编者注

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资之故，其理至为微妙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将不仅于治理无所复加，且恐其术果行，其群将涣。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则其理见矣。虽然，天之生物，以群立者不独斯人已也。试略举之，则禽之有群者，如雁如鸟；兽之有群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坚之辈，阿非利加之獮，其尤著者也；昆虫之有群者，如蚁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群，以自完于物竞之际者也。今吾即蜂之群而论之，其与人之有群，同欤？异欤？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欤？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①。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察贰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②，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③。一壶之内，计而口稟，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相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予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已耳。设是群之中，有劳心者焉，则必其雄而不事之惰蜂，为其暇也。此其神识智计，必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抑由悟而入也。设其中有劳力者焉，则必其半雌，盼然终其身为酿蓄之

^① 复案：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算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氏于此，意含滑稽。

^② 蜂王雌，故曰后。——原编者注

^③ 采花酿蜜者皆雌，而不交不孕。其雄不事事，俗误为雄，呼曰蜂姐。——译者注

事，而所稟之食，特保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杨之道以自为也。之二者自裂房苗羽而来，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之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治之以物竞，锤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延其种族。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

导言十二 人群

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而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蠕泳之群同焉者也。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鸟兽昆虫之于群，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蜜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娉婷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嗜欲，亦嗜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企其

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獞。由毛民猺獞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尽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复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二说初立，皆为世人所大骇，竺旧者至不惜杀人以杜其说。卒之证据厘然，弥攻弥固，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达尔文《原人篇》^①，希克罗^②《人天

^① 原人篇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 原编者注

^② 希克罗 Haeckel, Ernst Heinrich. 今通译赫克尔。生 1834 年，卒 1919 年。德国人。生物学名家。——原编者注

演》^①，赫胥黎《化中人位论》^②，三书皆明人先为猿之理。而现在诸种猿中，则亚洲之吉贲^③、倭兰^④两种，非洲之戈栗拉^⑤、青明子^⑥两种为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诸兽与他猿之度多也。自兹厥后，生学分类，皆人猿为一宗，号布拉默特^⑦。布拉默特者，泰言第一类也。

导言十三 制私

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⑧。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

① 人天演 Anthropogenie. 英译本名 The Evolution of Man. ——原编者注

② 化中人位论 Man's Place in Nature. ——原编者注

③ 吉贲 Gibbon. 长臂猿。产于印度及南方诸岛。——原编者注

④ 倭兰 Orang—ontany. 猩猩。产于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等地之海岸及多沼泽之森林中。——原编者注

⑤ 戈栗拉 Gorilla. 大猩猩。产于纽义利亚山中。——原编者注

⑥ 青明子 Chimpanzee. 黑猩猩。产于中央非洲西部之森林中。——原编者注

⑦ 布拉默特 Primates. 今通称灵长类。——原编者注

⑧ 复案：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

^{*} 拍捷特 Bagehot, Walter. 今通译巴佐特。生 1826 年，卒 1877 年。英国人。经济学家及批评家。——原编者注

^{**} 《格致治平相关论》 Physics and Politics. 锺建闇有汉文译本，名《物理与政理》。——原编者注

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又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效物，凡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①。故禽兽不能画不能像，而人则于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无概于中。即至隐微意念之间，皆感而遂通，绝不闻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俚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童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輒，言哀已唏，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己。或谓古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此诚极之若反，不可以常法论也。但设今者有高明深识之士，其意气若尘垢秕糠一世也者，猝于途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中毫不一动然者，则吾窃疑而未敢信也。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②。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敢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兴，其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人所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大抵人居群中，自

① 案：昆虫禽兽亦能肖物。如南洋木叶虫之类，所在多有。又传载，寡女丝一事，则尤异者。然此不足以破此公例也。——译者注

② 案：原本如下：埃及之哈猛^{*}必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亦已过矣。然彼以亚哈木鲁^{***}经略之重，何物犹大^{****}，乃漠然视之。门焉，再出入，傲不为礼，则其恨之者尚人情耳，今以与李广霸陵尉事相类，故易之如此。——译者注

^{*} 哈猛 Haman. 今通译哈曼。——原编者注

^{**} 摩德开 Mordecai. 今通译摩得开。——原编者注

^{***} 亚哈木鲁 Ahasuerus. 今通译亚哈随鲁。——原编者注

^{****} 犹太 Jew. 今通译犹太人。——原编者注

有识知以来，他人所为，常衡以我之好恶，我所为作，亦考之他人之毁誉。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及其久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

复案：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①，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

又案：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孟坚之识，尙未足以与此也。

^① 亚丹斯密 Smith, Adam. 生 1723 年，卒 1790 年。英国人。经济学家。——原编者注

导言十四 恕败

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巨，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以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顾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惧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此而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独用，则其群以漓。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廉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设身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此之言，皆所谓金科玉律，貫澈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审其实，则恕道之与自存，固尚有其不尽比附也者。盖天下之为恶者，莫不务逃其诛：今有盗吾财者，使吾处盗之地，则莫若勿捕与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设批者之身，则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

何？故曰不相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何则？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复案：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鑄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乎！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

导言十五 最旨

前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覆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譬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具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

可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人治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园夫；第九篇，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中废；第十篇，论所以救庶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竟为鎧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禽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论能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将使恻隐仁爱之风衰，而其群以涣。且充其类而言，凡恤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特化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法深，而慈惠哀怜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其寡欤！故曰：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热，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横之际。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深察世变之士，可知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复案：赫胥黎氏是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

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其言曰①：今若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一群治化将开，其民必庶，始也以猛兽毒虫为患，庶则此患先祛。然而种分壤据，民之相残，不啻毒虫猛兽也。至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而转患孳乳之寢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溯，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熔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②。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虽然，此过庶之压力，可以裕食而减，而过庶之压力，又终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过其所已有，汲汲以求，若有阴驱潜率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尝有见足之一时。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殖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已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

① 《生物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译者注

② 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译者注

商之场日广，业是者，于物情必审，于计利必精，不然，败矣！商战烈，则子钱薄，故用机必最省费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习者，而后倍称之息收焉。诸如此伦，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夫固有与争存而夺之食者也，不见前之爱尔兰^①乎？生息之伙，均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沟壑之一饱，饥馑疾疫，刀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然以经教言之，则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子遗而长育种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抑遭遇最优，而为天之所择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仅过庶一端而已。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复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诒谋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然极

① 爱尔兰 Ireland. —— 原编者注

治之世，人脑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虑，又至赜至变，至广至玄，其体既大，其用斯宏，故脑之消耗，又与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深浅、远近、精粗为比例。三比例者合，故人当此时，其取物之精，所以资辅益填补此脑者最费。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两大也，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即其中襞积复疊，亦野蛮少而浅，而欧民多且深。则继今以往，脑之为变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抑体合之为，必得脑之益繁且灵者，以与蕃变广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于此，则必啬于彼，而郅治之世，用脑之奢，又无疑也。吾前书证脑进者成丁迟^①，又证男女情欲当极炽时，则思力必逊。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思索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沮不行。统此观之，则可知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迅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有反比例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取其说。夫种下者多子而于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

导言十六 进微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竞耳。天行

^① 谓牝牡为合之时。——译者注

物竞者，救死不给，民争食也，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惟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磨琢天下。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①。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导进其群之能，课其为术，乃不出道齐举错，与夫刑赏之间已耳。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才力心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必然之数也。其始焉为竞，其究也成习，习之既成，则虽主治有不能与其群相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导民取舍之间，其机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国俗，沦浃性情之后，悟其为弊，乃谋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酾杯水以救燎原，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何则？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②之朝相较^③，则贫富强弱，相殊远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④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

① 按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译者注

② 图德 Tudors. 今译都铎尔。——原编者注

③ 自理(查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伊利莎白)是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卅一年。——译者注

④ 狹斯丕尔 Shakespeare, William. 今通译莎士比亚。生 1564 年，卒 1616 年。英国人。戏曲家。——原编者注

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苟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勒查白以至维多利亚^①，此两女主三百余年之间，英国之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害群之民，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又以游惰告窳者之种下也，振贫之令曰，凡无业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意欲绝不肖者，传衍种裔，累此群也。然而其事卒未尝验者，则何居？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业，事常见诸中年以后，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贫乏，其受病虽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将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驵商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图圄从其后矣。由此而观之，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详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墨物竞炎炎，天演为鑪，天择为治，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复案：天演之学，肇端于地学之僵石、古兽，故其计数，动

^① 额勒查白 Elizabeth. 今通译伊利莎白。生 1533 年，卒 1603 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Victoria. 生 1819 年，卒 1901 年。英国女王。——原编者注

逾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不足以见其用事也。囊拿破仑第一入埃及时，法人治生学者，多挟其数千年骨董归而验之，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范物形，极渐至微，斯可见矣。虽然，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溯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故其言曰，耶稣降生二千年时，世界如何，虽至武断人不敢率道也。顾其事有可逆知者：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至于种胤之事，其理至为奥博难穷，诚有如赫胥氏之说者。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①野种者^②，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之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又每有一种受性偏胜，至牴合得宜，有以相剂，则生子胜于二亲。此生学之理，亦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牴合有宜不宜，而后瞽瞍生舜，尧生丹朱，而汉高、吕后之悍鸷，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论也。此理所关至巨，非遍读西国生学家书，身考其事数十年，不足以与其秘耳。

① 芝不拉 Zebra. 今义译为斑马。——原编者注

② 所谓此即《汉书》所云天马。——译者注

导言十七 善群

今之竞于人群者，非争所谓富贵优厚也耶？战而胜者在上位，持梁齧肥，驱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罔。试合英伦通国之民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得二人焉，其赤贫犯法者，亦不过百二焉。恐议者或以为少也，吾乃以谓百得五焉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核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蹲然在泥涂之中，日有寒饥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羶，不足以遂生致养。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错之权也。则群之不进，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埆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以并畜同牧之，是之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饥寒罹文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如而后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惑孚，而恒有徒党之已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竞于其群之中，而又不必胜者则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

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用，将使一国之众，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莫破质点，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转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牵沮之力，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而享，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而又何虑于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群进种之至术也。今夫一国之治，自外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言之，则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习刚毅而仁之人，夫而后国强而民富者，常智所与知也。由吾之术，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滞，将不止富强而已，抑将有进种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择种留良，如园夫之治草木哉？

复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亲亲，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故其为术，在中国中古以来，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国。英伦民气最伸，故其术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①。保公二党，递主国

^① 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其民所立约，名《马格那托达》** 华言大典。

* 约翰 John. 生 1167 年，卒 1216 年。——原编者注

** 马格那托达 Magna Charta. 今通译大宪章。——原编者注

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为，皆惟恐所传者不去故也。斯宾塞群学保种公例二，曰：凡物欲种传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与其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丁之后，所得利益，与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灭。其《群谊篇》立进种大例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已轻群重。此其言乃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之大成，而施诸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蓄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传，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

导言十八 新反

前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然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善群进化，则期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知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公享之乐利。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

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榷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太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莫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矣，绵传虽远，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早含无穷为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之未除，天行犹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则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欲，屈私为群。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于可乐。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无疑义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哲不能无过。自天行终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无怨忿，而尚觊觎其所必不可几；自夫人终囿于形气之中，其知识无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极美备之一境，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特需时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窃尝谓此境如割锥术中，双曲线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矣，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众矣。邃古以来，凡人类之事功，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精进，而人治与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梦见者。前事具在，岂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忧海

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复案：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曰：然则禹、墨之胼胝非，而桀、跖之姿横是矣。曰：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人度量相越远，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放之为，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即如婆罗旧教苦行熏修，亦谓大苦之余，偿我极乐，而后从之。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前吾谓西国计学为亘古精义、人理极则者，亦以其明两利为真利耳。由此观之，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盖善乐皆对待意境，以有恶忧而后见，使无后二，则前二亦不可见。生而瞽者不知有明暗之殊，长处塞者不知塞，久处富者不欣富，无所异

则即境相忘也。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

天演论下

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①。今夫策两缄以为郭，一房而数子，瞽然不盈掬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蔓，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研，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树，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勾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为分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支叶以收炭气也，色非虚设也，形不徒然也^②，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

① 柏庚(今通译培根，生1561年，卒1626年，英人，哲学家，近世经验哲学之始祖。——原编者注)首为此言。其言曰，格致之事，凡为真宰之所笃生，斯为吾人之所应讲。天之生物，本无贵贱轩轾之心，故以人意轩轾贵贱之者，其去道固已远矣，尚何能为格致之事乎？——译者注

② 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于炭养。——译者注

工也，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顾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凋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生机于无穷，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若是者。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抛墮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①，从其渊而平分之，前半扬而上行，后半陼而下趋。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篋。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仪之内，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莫能外也。希腊理家赫拉吉来图^②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③。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申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荡运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

^① 此线乃极狭椭圆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本处成一椭圆。其二脐点一即地心，一在地平以上，与相应也。——译者注

^② 赫拉吉来图 Heraclitus. 今通译赫拉克利特。——原编者注

^③ 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洑，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译者注

自麦西^①希腊以来，民智之开，四千年于兹矣，而此事则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

复案：此篇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结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而晚近生学家，谓有生者如人禽虫鱼草木之属，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无官曰非官品。无官则不死，以未尝有生也。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转附于子，绵绵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尽死，动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受生得形以来，递嬗流转，以至于今，未尝死也。

论二 忧患

大地抟抟，诸教杂糅。自顶蛙拜蛇，迎尸范偶，以至于一宰无神，贤圣之所诏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虽旨类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知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尽从忧患生也。然则忧患果何物乎？其物为两间所无可逃，其事为天演所不可离。可逃可离，非忧患也。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著者也。今夫万物之灵，人当之矣。然自非能群，则天秉

① 麦西 Moses. 今通译摩西。——原编者注

末由张皇，而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懥野，与鹿豕同，谓之未尝有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撄也。更进而为射猎，为游牧，为猺獞，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心鉢心，针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歟？夫转移世运，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圣人亦世运中之一物也。世运至而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擎，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居，乃岿然独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直巍然有以首出于庶物。则人于万类之中，独具最宜而有以制胜也审矣。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奋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鸷、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之患，而不为外物所吞噬残灭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又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又不知其几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糙成，流为种智，其治化虽进，其萌柄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

夫自营之德，宜为散不宜为群，宜于乱不宜于治，人之所深知也。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眈眈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害。凶德之为虐，较之阴阳外物之患，不啻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谬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服，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鍼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以自伐也，而孰谓其始之固赖是以存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治化之兴，果有以祛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乎？抑天人互殊，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三 教源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化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沿习，故自有文字洎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考天演之学，发于商周之间，欧亚之际，而大盛于今日之

泰西。此由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死生荣悴，昼夜相代夫前，妙道之行，昭昭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传，玄契同符，不期自合，分涂异唱，殊致同归。凡此二千五百余载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微言具在，不可诬也。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姬周之初，額里思^①、身毒诸邦，抢攘昏垫，种相攻灭。迨东迁以还，二土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其更进也，则争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善夫柏庚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真，而言行能是者。东洲有民，见蛇而拜，曰是吾祖也。使真其祖，则拜之是矣，而无如其误也。是故教与学相衡，学急于教。而格致不精之国，其政令多乖，而民之天秉郁矣。由柏氏之语而观之，吾人日讨物理之所以然，以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于天人之际者，为事至重，而岂游心冥漠，勤其无补也哉？顾争生已大难，此微论蹄迹交午之秋，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彼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累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至于过是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弥勤。凡为此者，乃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禽兽者也。可多得哉！可多得哉！然而意识所及，既随格致之业，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远瞩高瞻。要识始之从何来，终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欲通鬼神之情状，则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欲求自度于缺憾之中，又

① 額里思 Greece. 今通译希腊。——原编者注

常苦于无术。观摩揭提^①标致于苦海，爱阿尼^②诠旨于逝川，则知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而合。而疾痛劳苦之事，乃有生对待，而非世事之傥来也。是故合群为治，犹之艺果荷花，而声明、文物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世滋，声色味意之可欣目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以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愚，其感慨于性情之隐者，亦微妙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醇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僕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朴鄙者为尤酷。于前事多无补之悔吝，于来境深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俯仰之间，皆成糟粕，前愈酸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释、景、犹^③、回诸教所由兴也。

复案：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尙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无定说。摩腾对汉明帝云：生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云生鲁庄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周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灭度。此外有云

① 摩揭提，帝释前身之名。——原编者注

② 爱阿尼 Ionia. 今通译爱奥尼亚，小亚细亚沿岸地名。其境内爱非斯，为赫拉克利特诞生地。故严氏用爱奥尼亚以代赫氏。——原编者注

③ 犹 Judaism. 犹太教。——原编者注

佛生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者，莫衷一是。独唐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法琳奉诏详核，定佛生周昭丙寅，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十九年，无丙寅岁，而汉摩腾所云二十四年亦误，当是二人皆指十四年甲寅而传写误也。今年太岁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也。挽近西士于内典极讨论，然于佛生卒，终莫指实，独云先耶稣生约六百年耳。依此则费说近之。佛成道当在定、哀间，与宣圣为并世。岂夜明诸异，与佛书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同物欤？鲁与摩揭提东西里差，仅三十余度，相去一时许，同时睹异，容或有之。至于希腊理家，德黎^①称首，生鲁厘二十四年，德，首定黄赤大距、逆策日食者也。亚诺芝曼德^②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斯^③生鲁宣间。毕，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者也。芝诺芬尼^④生鲁文七年，创名学。巴弥匿智^⑤生鲁昭六年。般刺密谛生鲁定十年。额拉吉来图生鲁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萨哥拉^⑥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摩顿利图^⑦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质点之说。苏格拉第^⑧生周元王

① 德黎 Thales. 今通译泰勒士。生卒之年不详，惟知其于西元前 640 至 550 年间在世。爱奥尼亚学派之初祖，亦即西欧哲学之创造者。——原编者注

② 亚诺芝曼德 Anaximander. 今通译阿那克西曼德，生西元前 611 年，卒 547 年。——原编者注

③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生西元前 582 至 580 年间，卒 500 年。——原编者注

④ 芝诺芬尼 Xenophanes. 今通译色诺芬尼，约西元前 570 至 470 年间人。——原编者注

⑤ 巴弥匿智 Parmenides. 今通译巴门尼德。其生约西元前 500 年。——原编者注

⑥ 安那萨哥拉 Anaxagoras. 今通译阿那支萨哥拉。生西元前 500 年，卒 428 年。——原编者注

⑦ 德摩顿利图 Democritus. 今通译德谟克利特。生卒之年不详，大约西元前 460 至 362 年间在世。——原编者注

⑧ 苏格拉第 Socrates. 今通译苏格拉底。生西元前 469 年，卒 399 年。——原编者注

八年，专言性理道德者也。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①，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号。亚里斯大德^②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学未出以前，其为西人所崇信，无异中国之孔子^③。此外则伊壁鸠鲁生周显二十七年，芝诺生周显三年，倡斯多噶学，而以阿塞西烈^④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终焉。盖至是希学支流亦稍涸矣。尝谓西人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独有周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间，创知作者，迭出相雄长，其持论思理，范围后世，至于今二千年不衰。而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虽在万里，不俟将裹粮挟资从之矣。

论四 严意

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必自知刑赏施报之公始。使世之刑赏施报，未尝不公，则教之兴不兴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群始

① 柏拉图 Plato. 生西元前 427 年，卒 347 年。——原编者注

② 亚里斯大德 Aristotle. 今通译亚理士多德。生西元前 384 年，卒 322 年。——原编者注

③ 苏格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大德者，三世师弟子，各推师说，标新异为进，不墨守也。——译者注

④ 阿塞西烈 Arcesilaus. 今通译阿塞西劳斯（公元前 315—241 年），希腊哲学家。爱奥尼亚的毕大尼人。中期学园派创立人。——原编者注

立。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攻竊、强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且约以驭群，岂惟民哉。彼狼之合从以逐鹿也，飙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行。是亦约也，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哉？隙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之已矣。民之初群，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贵势尊位，制为法令，而强之使从也。故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民之好恶为予夺，故虽不必尽善，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行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无宁惟是，群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贤不肖之至不齐，政令之所以行，刑罚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也，则其权之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备也。矧文法日繁，国闻日富，非以为专业者不暇给也。于是则有业为治人之人，号曰士君子，而是群者亦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赋焉，酬其庸以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群之义，为一国奉己之名，久假而不归，乌知非其有乎？挽近数百年，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虽然，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且刑赏者，固皆制治之大权也，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

刑罚世轻世重，制治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顾古之与今，有大不可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谓诛意者也。课夫其迹，未尝于隐微之地，加诛求也。然刑者期无刑，而明刑皆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吾群，而为群所不容云尔。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之，则慈母之折蔓，固可或死其子，涂人之抛墻，亦可或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诿于不幸而无辞，此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日迁善，不亦难哉！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严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加其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易俗之效。杀人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则不与谋故者同科。论其意而略其迹，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然也。朝廷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

论五 天刑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建言有之，天道福善而祸淫，“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吉凶祸福者，天之刑赏欤？自所称而言之，宜刑赏之当，莫天若也。顾僭滥过差，若无可逃于人责者，又何说耶？请循其本。今夫安乐危苦者，不徒人而有

是也，彼飞走游泳，固皆同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有罪，福者有功，则是飞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祸福之耶？应者曰否否！飞走游泳之伦，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也，且何所证而云天之独厚于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虐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愤者，生丁槁饿，死罹刑罚，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余恶，何为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为不异于怙贼？一二人狂瞽偾事，而无辜善良，因之得祸者，动以国计，刑赏之公，固如此乎？呜呼！彼苍之憤憤，印度，额里思，斯迈特^①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答摩^②《悉昙》^③之章，《旧约·约伯之记》^④，与鄂谟^⑤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吊，何相类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疠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人为帝王，动云天命矣。而青吉斯^⑥凶贼不仁，杀人如刺，而得国幅员之广，两海一经。伊惕卜思^⑦，义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⑧，孝子也。乃以父仇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刺刃于胸。此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

① 斯迈特 Semite. 今通译闪。——原编者注

② 乔答摩 Gautama. ——原编者注

③ 悉昙 Sutras. ——原编者注

④ 《约伯之记》 Book of Job. ——原编者注

⑤ 鄂谟 Homer. 今通译荷马。约西元前 1000 年在世。——原编者注

⑥ 青吉斯即成吉思汗。——原编者注

⑦ 伊惕卜思 Oedipus. 今通译厄狄帕斯。——原编者注

伊惕卜思事见希腊旧史，盖幼为父弃，他人收养，长不相知者也。——译者注

⑧ 罕木勒特 Hamlet. 今通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的名剧。——原编者注

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瘅恶者衡耶？有为动物之学者，得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警捷足，以远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强项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觇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人之意行，则狼之为害，与鹿之受害，厘然异矣。方将谓鹿为善为良，以狼为恶为虐，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杀人，其左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恶耶？自我观之，非仁非暴，无善无恶，彼方超乎二者之间，而吾乃规规然执二者而功罪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刑赏之柄，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

复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

论六 佛释

天道难知既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

于是推人意以为天意，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梦梦也，则有为天讼直者焉。夫享之郊祀，讯之以蓍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故言灾异者多家，有君子，有小人，而谓天行所昭，必与人事相表里者，则靡不同焉。顾其言多博回穴，使人失据。及其蔽也，则各主一说，果敢酷烈，相屠戮而乱天下，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宋元以来，西国物理日辟，教祸日销，深识之士，辨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远如希腊之波尔仑尼，近如洛克^①，休蒙^②，汗德^③诸家，反复推明，皆此志也。而天竺之圣人曰佛陀者，则以是为不足驾说坚义，必从而为之辞，于是有轮回因果之说焉。夫轮回因果之说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难知己耳。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加于草木。自其可见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微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其间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为，谓曰天未尝与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至，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故身世苦乐之端，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必因于昔；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必果于未来。当其所值，如代数之积，乃合正负诸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通和为无，不数数之事也，过此

^① 洛克 Locke, John. 生 1632 年，卒 1704 年。英国人。经验派哲学名家。
——原编者注

^② 休蒙 Hume, David. 今通译休谟。生 1711 年，卒 1776 年。英国人。哲学名家，主张怀疑论者。
——原编者注

^③ 汗德 Kant, Immanuel. 今通译康德。生 1724 年，卒 1804 年。德国人。哲学名家。
——原编者注

则有正余焉，有负余焉。所谓因果者，不必现在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之一日。仅以所值而可见者言之，则宜祸者或反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身之尚有大负也。其伸缩盈肭之数，岂凡夫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乔答摩，其为天讼直者如此。此微论决无由审其说之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不可也。且轮回之说，固亦本之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亦实有其相似。此考道穷神之士，所为乐反覆其说，而求其义之所底也。

论七 种业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禀诸母，凡荟萃此一身之中，或远或近，实皆有其由来。且岂惟是声容气体而已，至于性情为尤甚。处若是境，际若是时，行若是事，其进退取舍，人而不同者，惟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其各受于先，与声容气体，无以异也。方孩稚之生，其性情隐，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乃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暗，为刚为柔，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矣。又过是则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者与之汇，以深浅、醻醻之。凡其性情与声容气体者，皆经杂糅以转

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①，由来旧矣。顾竺乾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谓父母子孙，代为相传，如前所指，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则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②，又曰羯磨，译云种业。种业者，不必专言罪恶，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人惟入泥洹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薰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期，而苦趣亦与俱永，生之与否，固不可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所以不齐，而现前之因果，又不足以尽其所由然，用是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甲转为乙，而甲自为甲，乙自为乙，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间，则又不足以伸因果之说也。于是而羯磨种业之说生焉。所谓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者，即此义也。曰恶叉聚者，与前合揉剂和之语同意。盖羯磨世以微殊，因夫过去矣，而现在所为，又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重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竺乾以此为教宗，而其理则尚为近世天演家所聚讼。夫以受生不同，与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由此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说。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尚有难言者。世固有毕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抑或终身慆淫，而生孙乃远胜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之本然，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由是知竺乾之教，独谓薰修为必足证果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期于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否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而吾生所恃以自性自度者，亦从此而尽废。而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

① 种姓之说 Heredity. 今通称遗传说。——原编者注

② 喀尔摩 Karma. ——原编者注

从以致其力乎？故竺乾新旧二教，皆有薰修证果之言，而推其根源，则亦起于不得已也。

复案：三世因果之说，起于印度，而希腊论性诸家，惟柏拉图与之最为相似。柏拉图之言曰：人之本初，与天同体，所见皆理而无气质之私。以有违误，谪遣人间，既被形气，遂迷本来。然以堕落方新，故有触便悟，易于迷复，此有夙根人所以参理易契也。因其因悟加功，幸而明心见性，洞识本来，则一世之后，可复初位，仍享极乐。使其因迷增迷，则由贤转愚，去天滋远，人道既尽，乃入下生，下生之中，亦有差等，大抵善则上升，恶则下降，去初弥远，复天愈难矣。其说如此。复意：希、印两土相近，柏氏当有沿袭而来。如宋代诸儒言性，其所云明善复初诸说，多根佛书。顾欧洲学者，辄谓柏氏所言，为标己见，与竺乾诸教，绝不相谋。二者均无确证，姑存其说，以俟贤达取材焉。

论八 冥往

考乾竺初法，与挽近斐洛苏非^①所明，不相悬异。其言物理也，皆有其不变者为之根，谓之曰真、曰净。真净云者，精湛当然，不随物转者也。净不可以色、声、味、触接，可以色、声、味、触接者，附净发现，谓之曰应、曰名。应名云者，诸有为法，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

① 译言爱智。——译者注

斐洛苏非 Philosophy. 今通译哲学。考此辞本由希腊之 φιλος 及 σοφια 二语合成。前者之义为爱，后者之义为知。故斐洛苏非者，即爱慕知识之谓。——原编者注

也。宇宙有大净曰婆罗门，而即为旧教之号。其分赋人人之净曰阿德门^①，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每为气禀所拘，官骸所囿，而嗜欲哀乐之感，又从而为其一生之幻妄，于是乎本然之体，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妄既指以为真，故阿德门缠缚沉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哲悟其然也，曰身世既皆幻妄，而凡困苦、谬辱之事，又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如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则绝圣弃智，惩忿窒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无他，自吾党观之，直不游于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纶已耳。夫羯摩种业，既借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也。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销，生之梦泡，将有时而破，既破既销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旧教之大旨，而佛法未出之前，前识之士 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遁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无明失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鑪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深知晓然，又必具审度之能，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焉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所独操，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人所谓自性自度者也。由今观昔，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诚以谓生世无所逃忧患，且苦海舟流，匪知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其惑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悉由于心造，于是有矫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悬于一世，

① 阿德门 Atman. —— 原编者注

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将悉取而捐之，甚至生事之必需，亦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乃超凡离群，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论九 真幻

造乔答摩^①肇兴天竺，誓拯群生，其宗旨所存，与旧教初不甚远。独至繙性反宗，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若与之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槁，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观之，则以为伪道魔宗，人人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元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堕人轮转，举一切入天苦趣，将又炽然而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此释迦氏所为迥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往者希腊智者，与挽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赖觉知而后有，见尽色绝，闻塞声亡。且既赖觉而存，则将缘官为变，目劳则看朱成碧，耳病则蚊斗疑牛，相固在我，非著物也，此所谓无真非幻也。何谓幻还有真？今夫与我接者，虽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乃得所附而著，特舍相求实，舍名求净，则又不得见耳。然有实因，乃生相果，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是知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

^① 乔答摩或作桥昙弥，或作俱谭，或作瞿昙，一音之转，乃佛姓也。《西域记》本星名，从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译者注

此所谓幻还有真也。前哲之说，可谓精矣，然而人为形气中物，以官接象，即意成知，所了然者，无法非幻已耳。至于幻还有真与否，则断乎不可得而明也。前人已云，舍相求实，不可得见矣，可知所谓真实，所谓不变长存之主，若舍其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亦无从以指实。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所云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见是因，从以是果故也。今使从元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乌从察？且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如晚近比圭黎^① 所主之说者，又何所据以排其说乎？名学家穆勒^② 氏喻之曰：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圆，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设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圆者，而无赋以他形；绝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举凡可以根尘接者，皆褫之而无被以其他，则是橘所余留为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真，其真又不可见，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见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幻之有真与否，断乎不可知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本为思议所不可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言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故前者之说，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不独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轮之所转，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

① 比圭黎 Berkely, George. 今通译柏克莱。生 1685 年，卒 1753 年，英国人。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原编者注

② 穆勒 Mill, John Stuart. 生 1806 年，卒 1873 年。英国人。于逻辑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皆是专家。——原编者注

复案：此篇及前篇所诠观物之理，最为精微。初学于名理未熟，每苦难于猝喻。顾其论所关甚巨，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鄙人谫陋，才不副识，恐前后所翻，不足达作者深旨，转贻理障之讥。然兹事体大，所愿好学深思之士，反覆勤求，期于必明而后措，则继今观理，将有庖丁解牛之乐，不敢惮烦，谨为更敷其旨。法人特嘉尔^①者，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少羸弱，而绝颖悟，从耶稣会神父学，声入心通，长老惊异，每设疑问，其师辄穷置对。目睹世道晦盲，民智僨野，而束教固习之士，动以古义相劫持，不察事理之真实。于是倡尊疑之学，著《道术新论》，以剽击旧教。曰：吾所自信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不能讳疑而言信也。学如建大屋然，务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虚，不可任也。掘之穿之，必求实地。有实地乎？事基于此，无实地乎？亦期了然。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借思求理，而诐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迷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

^① 特嘉尔 Descartes, René. 今通译笛卡儿。生 1596 年，卒 1650 年。法国人。近世唯理派哲学之创始者。——原编者注

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耳，积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特氏此语，既非奇创，亦非艰深，人倘凝思，随在自见。设有圆赤石子一枚于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与其圆形，其质甚坚，其数只一，赤圆坚一，合成此物，备具四德，不可暂离。假如今云：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关物，众当大怪，以为妄言。虽然，试思其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①者，照成光浪，速率不同，射及石子，余浪皆入，独一浪者不入反射而入眼中，如水晶盂，摄取射浪，导向眼帘，眼帘之中，脑络所会，受此激荡，如电报机，引达入脑，脑中感变，而知赤色。假使于今石子不变，而是诸缘，如光浪速率，目晶眼帘，有一异者，斯人所见，不成为赤，将见他色^②。每有一物当前，一人谓红，一人谓碧，红碧二色，不能同时而出一物，以是而知色从觉变，谓属物者，无有是处。所谓圆形，亦不属物，乃人所见，名为如是。何以知之，假使人眼外晶，变其珠形，而为圆柱，则诸圆物，皆当变形。至于坚脆之差，乃由筋力，假使人身筋力，增一百倍，今所谓坚，将皆成脆，而此石子，无异慢首，可知坚性，亦在所觉。赤圆与坚，是三德者，皆由我起。所谓一数，似当属物，乃细审之，则亦由觉。何以言之，是

① 伊脱 Ether. 今通称以太。——原编者注

② 人有生而病眼，谓之色盲，不能辨色。人谓红者，彼皆谓绿。又用乾酒调盐燃之暗室，则一切红物皆成灰色，常人之面，皆若死灰。——译者注

名一者，起于二事：一由目见，一由触知，见触会同，定其为一。今手石子，努力作对眼观之，则在触为一，在见成二，又以常法观之，而将中指交于食指，置石交指之间，则又在见为独，在触成双。今若以官接物，见触同重，前后互殊，孰为当信？可知此名一者，纯意所为，于物无与。即至物质，能隔阂者，久推属物，非凭人意。然隔阂之知，亦由见触，既由见触，亦本人心。由是总之，则石子本体，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逾意识，断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此特嘉尔积意成我之说所由生也。非不知必有外因，始生内果，然因同果否，必不可知，所见之影，即与本物相似可也。抑因果互异，犹鼓声之与击鼓人，亦无不可。是以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①，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夫只此意验之符，则形气之学贵矣。此所以自特嘉尔以来，格物致知之事兴，而古所云心性之学微也^②。

论十 佛法

夫云一切世间，人天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自乔答摩出，而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回旋成齐，或跳荡为汨，

① 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译者注

② 然今人自有心性之学，特与古人异耳。——译者注

倏忽变现，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正如繁犬千株，围绕躑躅，不离本处。总而言之，无论为形为神，一切无实无常，不特存一己之见，为缠著可悲，而即身以外，所可把玩者，果何物耶？今试问方是之时，前所谓业种羯摩，则又何若？应之曰：羯摩固无恙也。盖羯摩可方磁气，其始在磁石也，俄而可移之人钢，由钢又可移之入镍^①，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醲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所遭逢，以为所受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彼是转移，绵延无已。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而后为幻梦之大觉。大觉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义云何？学者至今，莫为定论，不可思议，而后成不二门也。若取其粗者诠之，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相，湛然寂静，而又能仁为归。必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后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释道究竟也。此与婆罗门所证圣果，初若相似，而实则夐乎不同。至薰修自度之方，则旧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莠，佛则又不谓然，日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彼以为为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为益几何？故欲绝恶根，须培善本，善本既立，恶根自除。道在悲智兼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流，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自营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以自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涂，与旧教虽同，其坚苦卓厉，而用意又迥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三千岁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

^① 镍 Nickel. 今通称镍。——原编者注

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争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日源远流杂，渐失清净本来，然较而论之，尚为地球上最大教会也。呜呼，斯已奇尔！

复案：“不可思议”四字，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中经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致渐失本意，斯可痛也。夫“不可思议”之云，与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别，亦与云“不能思议”者大异。假如人言见奇境怪物，此为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此谓不可言喻；又如居热地人生未见冰，忽闻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闻地员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翻谓世间无此理实，告者妄言，此谓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此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字如宙，字者太虚也^①，宙者时

① 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处界域也，谓其有物而无界域，有内而无外者也。
——译者注

也^①，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今欲敷其旨，则过于奥博冗长，姑举其凡，为涅槃起例而已。涅槃者，盖佛以谓三界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暂时凑合成观，终于消亡。而人身之有，则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世界如空华，羯摩如空果，世世生生，相续不绝。入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则与生俱生者，随之而尽，此涅槃最浅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文字言说，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辨？辨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为物，无形体，无方相，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言之，固与寂灭真无者无以异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无，则无上、正偏知之名乌从起乎？此释迦牟尼所以译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脱苦趣，福慧两足，万累都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劳苦人，终无由悉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故如渴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诚非凡夫所与知也。涅槃可指之义如此。第其之所以称不可思议者，非必谓其理之幽渺难知也，其不可思议，即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二语。世界何物，乃为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谓死，此非天下之违反，而

^① 庄子谓之有长而无本剽，剽末也，谓其有物而无起讫也，二皆其精界说。——译者注

至难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議也。此不徒佛道为然，理见极时，莫不如是。盖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此所以毗耶一会，文殊师利菩萨，唱不二法门之旨。一时三十二说皆非，独淨名居士不答一言，斯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二义相灭，不可同称也，其为不可思議真實理解，而浅者以谓幽冥迷罔之词，去之远矣。

论十一 学派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希腊、犹太、义大利诸国，当姬汉之际，迭为声明文物之邦。说者谓彼都学术，与亚南诸教，判然各行，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为之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说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如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伊兰旧壤而来。迨源远支交，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矣。希腊文教，最为昌明，其密理图^①学者，皆识斯义，而伊匪苏^②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

^① 密理图 Miletus. 今通译米利都。——原编者注

^② 伊匪苏 Ephesus. 今通译爱非斯。——原编者注

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晚近学者，乃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额拉氏之绪言。但其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斲斲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濶涂，辐辏雅典，一时明哲，咸殚思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氏为穷高骛远矣。此虽若近思切问，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字，囊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见矣。盖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不若吾后人之亲切者。学术之门庭各异，则虽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也。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理复繁赜，决非生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脊仑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近习，而亦有难窥者矣。是以格致实功，恒在名理气数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仑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名为崇实黜虚，实则舍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氏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格致气质之学，以为无关人事，而专以修己治人之业，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①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②，知阿真尼^③为眉目。再传之后，有雅里

① 什匿克 Cynics. 今通译昔尼克学派。——原编者注

② 安得臣 Antisthenes. 今通译安提西尼，昔尼克学派创立人。——原编者注

③ 知阿真尼 Diogenes. 今通译第欧根尼。——原编者注

大德勒^①崛起马基顿^②之南，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所谓超凡入圣，凌铄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其滴髓真传，前不属於苏格拉第，后不属之雅里大德勒，二者虽皆当代硕师，而皆无与於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③也。顾其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④所倡高言，未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氏之学，天演之说，诚当以此为中兴，条理始终，厘然具备矣。独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私，遂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所持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又常有定理大法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成败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兼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也。

复案：密理图旧地，在安息^⑤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二洲，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辏，文教休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时，罗马渐盛，希腊稍微，而其地亦废，在今斯没尔拿^⑥地南。

① 雅里大德勒即亚里士多德。严译不统一，有作亚理斯大德。——原编者注

② 马基顿今通译马其顿——原编者注

③ 德谟吉利图即德谟克利特，严有时译德摩氤利图。——原编者注

④ 阿伯智拉 Abdera. 今通译阿布德拉，德谟克利特诞生地。——原编者注

⑤ 安息今名小亚西亚。——译者注

⑥ 斯没尔拿 Smyrna. ——原编者注

伊匪苏旧壤，亦在安息之西，商辛、周文之时，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先农神知安那^①最著号。周显王十三年，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②生日，伊匪苏灾，四方布施，云集山积，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③，宣景教于此。曹魏景元、咸熙间，先农之祠又毁。自兹厥后，其地寢废，突厥^④兴，尙取其材以营君士但丁^⑤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王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则与臻园彼是方生之言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之雅典人，生周末元、定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修己、忠国、爱人为务，精辟肫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旧教，独守真学，于威烈王二十二年，为雅典王坐以非圣无法杀之，天下以为冤。其教人无类，无著作，死之后，柏拉图为之追述言论，纪事迹也。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⑥，希腊雅典人，生于周考王十四年，寿八十岁，仪形魁硕。希腊旧俗，庠序间极重武事，如超距搏跃之属，而雅里大各称最能，故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

① 知安那 Diana. 今通译岱雅拿。——原编者注

② 亚烈山大今通译亚历山大大王。——原编者注

③ 波罗今通译保罗，耶稣之门徒。——原编者注

④ 突厥指土耳其。——原编者注

⑤ 君士但丁今通译君士坦丁堡。——原编者注

⑥ 雅里大各，严氏在论三按语中，译为亚里大各。——原编者注

汉言骈胁也。折节为学，善歌诗，一见苏格拉第，闻其言，尽弃旧学，从之十年。苏以非罪死，柏拉图为讼其冤，党人仇之，乃弃乡里，往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罗马贤豪长者，论议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主者心知柏拉图大儒，释之。归雅典，讲学于亚克特美园^①，学者裹粮挟贽，走数千里，从之问道。今泰西太学，称亚克特美，自柏拉图始。其著作多称师说，杂出己意，其文体皆主客设难，至今人讲诵弗衰，精深微妙，善天人之际，为人制行纯懿，不愧其师，故西国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励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傲，谿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居起，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曰：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

斯多噶者，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间，而芝诺称祭酒，以市楼为讲学处，雅典人呼城闉为斯多亚，遂以是名其学。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大盛于西汉时，罗马著名豪杰，皆出此派，流风广远，至今弗衰。欧洲风尚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任果，重犯难，好然诺，贵守义相死，有不苟荣、不幸生之风。西人称节烈不屈男子曰“斯多噶”，盖所从来旧矣。

^① 亚克特美园 Academy. 柏拉图在纪念传奇英雄阿卡迭穆的花园中建立的学园。——原编者注

雅里大德勒^①者，柏拉图高足弟子，而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师也。生周安王十八年，寿六十二岁。其学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学之事，靡所不赅，虽导源师说，而有出蓝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气，而最后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盖自西人言理以来，其立论树义，与中土儒者较明，最为相近者，雅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学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于雅里氏，其为学者崇奉笃信，殆与中国孔子侔矣。洎有明中叶，柏庚起英，特嘉尔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②，加理列倭^③，哈尔维^④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激者引绳排根，矫枉过直，而雅里氏二千年之焰，几乎熄矣。百年以来，物理益明，平陂往复，学者乃澄识平慮，取雅里旧籍考而论之，别其芜类，载其菁英，其真乃出，而雅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废。嗟乎！居今思古，如雅里大德勒者，不可谓非聪颖特达，命世之才也。

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哀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西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家雄于财，波斯名王绰克西斯至亚伯地拉时，其家款王及从者甚隆謹，绰克西斯去，留其傅马支^⑤教主人子，即德谟也。德谟幼颖敏，尽得其学。复

① 此名多与雅里大各相混，雅里大各乃其师名耳。——译者注

② 奈端今通译牛顿。——原编者注

③ 加理列倭今通译伽里略。——原编者注

④ 哈尔维今通译哈维，生 1578 年，卒 1657 年，英国人，医士，解剖学家。——原编者注

⑤ 古神巫号。——译者注

从之游埃及、安息、犹大诸大邦，所见闻广。及归，大为国人所尊信，号“前知”，野史稗官，多言德谟神异，难信。其学以觉意无妄，而见尘非真为旨，盖已为特嘉尔噶矢矣。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别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①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

论十二 天难

学术相承，每有发端甚微，而经历数传，事效遂巨者，如斯多噶创为上帝宰物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憾，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审诸身心之中，外察诸物我之际，觉覆载徒宽，乃无所往而可离苦趣，今必谓世界皆妄非真，则苦乐固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大地抟抟，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憾分明，弥缝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②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谓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斯多噶之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且张皇于后叶，

① 达尔敦，今通译道尔顿，生 1766 年，卒 1844 年，英国人，化学家。——原编者注

② 吉里须布 Chrysippus，生西元前 280 年，卒约 207 年，希腊哲学家。——原编者注

胪诸简策，布在风谣，振古如兹，垂为教要。往者朴伯^①以韵语赋《人道篇》^②数万言，其警句云：“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沴灾，终则其利溥，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沮，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从来无不是上帝是已。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必非人类所能知。但即朴伯之言而核之，觉前六语诚为精理名言，而后六语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有蹇蹇乎不相比附者，虽用此得罪天下，吾诚不能已于言也。盖谓恶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祸胎，而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能获德慧、术知故也，而吾所不解者，世间有人非人，无数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决无由增益，虽极茹苦困殆，而安危利害，智慧亦无从以进。而高高在上者，必取而空乏、拂乱、茹苦、困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此下愚虫豸，本彼苍所不爱惜云者，则又如前者至仁之说何？且上帝既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憾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从横水深火烈如此者，而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险阻于其间，是何为者？嗟嗟！是苍苍然穹尔高者，果不可问耶？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询其所以然，吾恐芝诺、朴伯之论，自号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事自有其实，理自有其平，若徒以贵位尊势，箝制人言，虽帝天之尊，未足以厌其意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为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诚美备，无可复

① 朴伯 Pope, Alexander. 今通译蒲伯，生 1688 年，卒 1744 年。英国诗人。
——原编者注

② 《人道篇》 Essay on Man. ——原编者注

加，则安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以求更进之一境？计惟有式饮庶几，式食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伯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一世溃然萎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①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复案：伊壁鸠鲁，亦额里思人，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阿底加^②。其学以惩忿瘠欲，遂生行乐为宗，而仁智为之辅。所讲名理治化诸学，多所发明，补前人所未逮。后人谓其学专主乐生，病其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犹中土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等诸禽兽，门户相非，非其实也。实则其教清淨节适，安遇乐天，故能为古学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坠也。

论十三 论性^③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悯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不睹人世之足悲。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似为差乐。但不幸生人之事，欲忘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祸患之叩吾阍，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而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

① 伊壁鸠鲁之豕圈 Sty of Epicurus. —— 原编者注

② 阿底加 Attica. —— 原编者注

③ 性 Nature. —— 原编者注

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斯多噶以此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者之甚不便何也？又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入学天也。此其言据地甚高，后之用其说者，遂有憊然不顾一切之概。然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吾为导言十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覩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过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且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而不与人治相反者也。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斯言之本旨，恐又非后世用之者所尽知也。夫性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凡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莺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男女，所与含生之伦同具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与禽兽异然者也^①。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也，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奸；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吾人性分之中，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②，人惟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为生之性也。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为分，故

^① 按哀乐羞恶，禽兽亦有之，特始见端，而微妙难见耳。——译者注

^② 清净之理 Pure reason. ——原编者注

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①。盖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强大也。

复案：此篇之说，与宋儒之言性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相近之，善恶混之，三品之，其不同如此。然惟天降衷有恒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古“性”之义通“生”，三家之说，均非无所明之论。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与宋儒言性诸说参观可耳。

论十四 矫性

天演之学，发端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然而其立教也，则未尝以天演为之基。自古言天之家，不出二途：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旧约》所载创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言理者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独至立教，则与前二家有尝异焉。盖天本难言，况当日格物学浅，斯多噶之徒，意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称天者，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为生者。至于天体之实，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

① 群性 Political Nature. ——原编者注

虽好事者所乐知，然亦何关人事乎？故极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天行人治之常相反。今夫天行之与人治异趋，触目皆然，虽欲美言粉饰，无益也。自吾所身受者观之，则天行之用，固常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常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故彼教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至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必以理为之依。如是绵绵若存，至于解脱形气之一日，吾之灵明，乃与太虚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天竺、希腊两教宗，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梯阶，而斯多噶未尝以是为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出于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四韦陀》之诗^①，与希腊鄂谟尔^②之什，皆豪壮轻侠，冒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诗曰：“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不数百年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然尽丧其故。跳脱飞扬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来悼往之意多，而乐生自喜之情减。其沉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操，或有加乎前，而群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懦，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耑归大道。提婆^③、跋伽^④两水之旁，先觉之畴，如出一

^① 《四韦陀》之诗 Vedas. 一为《梨俱韦陀》，二为《耶柔韦陀》，三为《娑摩韦陀》，四为《阿达婆韦陀》。——原编者注

^② 鄂谟尔 Homer. 严氏在论五中，译为鄂谟，今通译荷马。——原编者注

^③ 提婆 Tiber. 今通译为台伯。意大利大河。——原编者注

^④ 跋伽 Ganga 或 Ganges. 又名恒伽，又名恒河。印度大河，其流域为印度文明之中心。——原编者注

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沉沦，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案：此篇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则与国种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为表里。盖生民之事，其始皆教庶僚野如土番猺獠，名为野蛮。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至于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儒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偻濡需，黠诈情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仇，驱而麋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小戎》、《驷驖》之风，而秦卒以并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诗作，则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南宋最下。论古之士，察其时风俗政教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演恶

意者四千余年之人心不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厓之间，浩浩平沙，躑躅黄芦而止耳，迨一日河复故道，则依然

曲折委蛇，以达于海。天演之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究切言之，则大抵引前人所已废也。今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曰闵世之教，婆罗门、乔答摩、什匿克三者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胞，以身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于远俗，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比丘乞食之钵，什匿克之蓬累带索，木器自随，其忍为此态者，独无徒哉！又其一曰乐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彼则以世界为天园，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竟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民自由，而不加以天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余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今则稍稍衰矣。合前二家之论而折中之，则世固未尝皆足闵，而天又未必皆可乐也。夫生人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以为程者也^①。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限，而人事亦不足有功。善固可以日增，而恶亦可以代减。天既予人以自辅之权能，则练心缮性，不徒可以自致于最宜，且右挈左提，嘉与宇内共跻美善之徒，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斯民最急之事也。格物致知之业，无论气质名物，修齐治平，凡为此而后有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不得谓其显于彼而微于此。是故近世治群学者，知造化之功，出于一本，学无大小，术不互殊，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演之致治雍和之极，根荄华实，厘然备具，又皆有条理之可寻，诚犁然有当于人。

^① 赫胥黎氏此语最鄙谈俚肤浅之弊，不类智学家言。而于前二氏之学去之远矣。试思所谓哀乐相半诸语，二氏岂有不知，而终不尔云者，以道眼观一切法，自与俗见不同。赫氏此语取媚浅学人，非极挚之论也。——译者注

心，不可以且莫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矣，而亦天生有欲。以天演言之，则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若本天而言，则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亦其所以致此者异耳。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日趋善，动何机焉，而民日竞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则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长，吾窃未之敢信也。且苟自心学之公例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用于好丑者为先，而用于善恶者为后。好丑者，其善恶之萌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是故好善、恶恶，容有未实，而好好色、恶恶臭之意，则未尝不诚也。学者先明吾心忻好、厌恶之所以然，而后言任自然之道，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可耳。

复案：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氏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何以言之？一则自生理而推群理。群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体、植物、动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动物自孓孓蠧蠧，至成人身，皆有绳迹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学之始起，不及百年，达尔文论出，众虽翕然，攻者亦至众也。顾乃每经一攻，其说弥固，其理弥明，后人考索日繁，其证佐亦日实。至今外天演而言前三学者，殆无人也。夫群者，生之聚也，合生以为群，犹合阿弥巴^①而成体。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此事，粲若列眉矣。然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体合者，物自致于宜也。彼以为生既以天演而进，则群亦当以天演而进无疑。而所谓物

^① 极小虫生水藻中，与血中白轮同物，为生之起点。——译者注

竟、天择、体合三者，其在群亦与在生无以异，故曰任天演自然，则郅治自至也。虽然，曰任自然者，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道在无扰而持公道。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其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今赫胥氏但以随其自至当之，可谓语焉不详者矣。至谓善恶皆由演成，斯宾塞固亦谓尔。然民既成群之后，苟能无扰而公，行其三例，则恶将无从而演，恶无从演，善自日臻。此亦犹庄生去害马以善群，释氏以除翳为明目之喻已。又斯宾氏之立群学也，其开宗明义，曰：吾之群学如几何，以人民为线面，以刑政为方圆，所取者皆有法之形。其不整无法者，无由论也。今天下人民国是，尙多无法之品，故以吾说例之，往往若不甚合者。然论道之言，不资诸有法固不可^①，学者别白观之，幸勿讶也云云。而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

论十六 群治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有恶根，如前论矣，然其蔽不止此。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

^① 按此指其废君臣、均土田之类而言。——译者注

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谓牧民进种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盖宜之为事，本无定程，物之强弱善恶，各有所宜，亦视所遭之境以为断耳。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请即动植之事明之，假令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楩楠、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不毛穷发，童然无有能生者可也。又设数千万年后，此为赤道极热之区，则最宜者深菁长藤，巨蜂元蛇，兽蹄鸟迹，交于中国而已，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向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无定程，各视所遭以为断。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最善，夫宁非蔽欤！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于其中，然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人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寝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斯时之存，不仅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将皆为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

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前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麻嘉，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驟交际，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初民旧贯，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也。

复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微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

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

论十七 进化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群之常典者，群之人得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又谓民上之所宜为，在持刑宪以督天下之平，过此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斷。唱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綺，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前论反覆，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详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利。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驭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彼佛

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说也。然法士巴斯噶尔^①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系夫其中，以约束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直至今日，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鬼神所为，非人力也。此无他，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此二百年中之讨索，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日之初生，泉之始达，来者方多，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而言学，则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学中应历之境，以前之多所牴牾，遂谓无贯通融会之一日者，则又不然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矣，然此必非笃古贱今之士所能也。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达尔文真伟人哉！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当前世局，夫岂偶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物竞，洪钧范物，陶炼砻磨，成其如是，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其

^① 巴斯噶尔 Pascal, Blaise. 生 1623 年，卒 1662 年。法国人。神学家。数学名家。物理学名家。——原编者注

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欲以数百年区区之人治，将有以大易乎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终不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虚愿，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踏藉之习，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力，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郅治可也。况彼后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人万万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而勿以宴安媿乐为的者，乃能得耳。欧洲世变，约而论之，可分三际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生人安危苦乐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惶惶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而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当今日，固不当如鄂謨所歌侠少之轻剽，亦不学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憚焉。昼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①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懃，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① 丁尼孙 Tennyson, Alfred. 生 1809 年，卒 1892 年。英国人，诗家。——原编者注